

五濁塵中安忍行

記弘一大師二三事

文/會宗長老（僧醫會副董事長、基隆善法禪寺及星海蘭若住持）



持戒清淨如滿月 身口皎潔無瑕穢
五濁塵中施安忍 我今讚仰稽首禮
為僧只合居山谷 國士筵中甚不宜
棉被尿壺頑石化 背負肩挑有淚痕

這是我對大師的讚揚，不是因他顯赫的名聲，也不是因他高層社會的身分，也不是因他在書刻音樂上劃時代的成就，而是他樸質崇高的人格及大悲。

一般大眾都認為戒德莊嚴的律師都不苟言笑，舉止肅穆，不輕易走進人間街上，也不與販夫走卒接近。一般人與之面對都戒慎戒懼，怕稍一不小心，有所冒犯，罪過無量。

但我從親近弘一大師身邊的人得知，大師並不是這樣，而是一位慈悲的大師，平易近人。他深入五濁塵中，對社會低下階層的貧苦大眾，施以無畏、濟以安忍。偉大的人格，猶如佛陀般的慈悲，令人景仰。

民國六十三年時，我受聘在菲律賓岷蘭佬島三寶顏市（ZAMBOANGA CITY）菲律賓觀音學校（PHILIPPINES AVALOKITESVARA SCHOOL）當校監，兼華文部校長。這間學校是三寶顏市福泉寺住持傳貫老法師創辦的，為的是教化遠在邊地的子弟們，讓他們能受到中華文化的教育，並接受佛法的薰

陶。（傳貫老法師是時已近八十高齡）

菲律賓岷蘭佬島面積大約有四個台灣大，但整個島只有五位出家眾，納卯市有二位。三寶顏市包括我在內共三位，一位是傳貫老法師，一位是他師弟傳海法師。他們兩位都是親近弘一大師的，尤以傳貫老法師（以下簡稱貫老）當了弘一大師多年的侍者，深受大師影響，一生精勤辦道。在這種殊勝因緣下，我有幸與兩位法師共住，前後來來去去共住了十多年。

他們時常談起大師生平點滴，皆令我無限感動，尤以貫老對大師敬愛有加，每逢大師忌辰必作紀念法會，但法會方式大異其他道場，另有境界，不禁令我驚服讚歎。

早課後，貫老即親自將祖師堂打掃得明窗淨几，中間供上大師法相，法相兩旁供鮮花，前面一個檀香爐，法座前一長桌，桌上放置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，餘無他物，無供菜、無供果等，一片潔淨莊嚴。

是日早齋後，大眾聞鐘聲搭衣於堂前上香禮拜畢，僧俗四眾各依戒臘年齡次第，分列男女兩序入座。各自請取經本，靜靜誦閱，先誦完先出班。或於堂前，或於樹下，各自行持；或靜坐，或禮拜，或經行，或佇立，寧靜安詳；一

片法益洋溢景相，使人忘我於「般若味重重，句句融通，法益歎無窮」之中。

我非常驚歎於這樣的紀念法會，沒有滿桌供菜、供果，也不用起腔敲打唱念，我說貫老真有大智慧，貫老說是大師交代的，真令末學景仰。「堂上自有真如音，維那棒磬不用吟」啊！

目前我們中國佛教的儀軌真不簡單，一有法會就供菜、供果，又要敲打唱念。時間又長，我覺得很辛苦。例如敲打唱念就會累垮你，因是大眾齊聚一堂，各人天生音韻都不同，起腔也沒有統一的標準音階。維那一起腔，是高則呼喊的聲嘶力竭，是低則沉重墜氣好傷胃，法器打的大小聲，快慢節奏又不一，又沒能配出諧和音韻，讓人很是刺耳亂心，中國佛教耗在這裏太多心神了。

末學想大師未出家前是中國四大才子之一，書刻造詣直追六朝，音樂開創中國劃時代的進步，將世界音樂引進中國，並創作出甚多感人歌曲，首首皆膾炙人口，意境之高，至今無人能比。大師對法會如此交代，是否另有他意，貫

安住慈悲喜捨中
常樂柔和忍辱法

願共諸眾生往生極樂國
墨吟

南無阿彌陀佛

願共諸眾生往生極樂國

墨吟



老不知，吾亦不知，但吾心有戚戚焉。

記得民國六十四年底時，有兩位香港商人來拜訪貫老，好像很怕我與傳海法師知道，見了我們倆都不打招呼，直接找貫老，他們自稱是大師的崇拜者。我不知他們為什麼會知道貫老在這邊方之地，又知道貫老是大師多年的侍者。

很勤的千里迢迢從香港到菲南島，共跑了約三四趟，一直找貫老，每次都從貫老處帶去一些大師的墨寶。最後一次他們信誓旦旦的說要在香港建一棟大師紀念館，供世人瞻仰，將大師法寶留傳萬世，請貫老不要讓珍寶流落邊荒之地，也不要隨便交給別人，交給他們就對了。貫老相信了，將保存幾十年，二大箱大師的墨寶印刻法物等，全交給他們帶走。當時我還年輕，不懂珍貴文物對世人的重要。貫老問我要什麼？我都沒想要，但貫老也拿了一張大師用紅朱親筆寫的「南無阿彌陀佛」墨寶給我，但真該死，不知收藏那裏去了，今日想來真是可惜。這事後，就再也未見那兩位商人來見貫老，而大師的遺寶也沒了；而至今也未見香港有大師紀念館，只聽聞過幾次大師的墨寶書刻展覽大會。我這樣敘述，我想大師若知，大概會開導我說：「世間無常，國土危脆，四大苦空，五蘊無我，生滅變異，虛偽無主……」虛偽無主啊！但我心中獨留遺憾。

一次閒談中，貫老說：有一次，青島政要名流設盛大宴會，恭請大師赴席，但大師寫下兩句話以回報「為僧只合居山谷，國土筵中甚不宜」，敬謝大眾好意。這麼無限灑脫，令末學心折。

貫老的師父廣空老和尚，非常景仰大師，恭請大師駐錫於福建草庵。當時常住正在建房舍，請了好多工人，工人大多是沒受過教育的粗人，說話都很鄙野又喜損人，常住將他們安單在大寮房的通舖。是時冬天，天氣很冷，以前中國

設備都很簡陋，尤其是鄉下，晚上工人都帶著竹筒當尿壺。工人們認為寺院寮房又不是他的家，早上起床後，棉被一堆，尿壺有的不拿去倒，有的倒了也不沖洗。用過早膳後，就直上工地。整排寮房，又髒又亂，又臭氣沖天。常住法師怎麼講也不聽，拿他們完全沒辦法。

有一天，工人回來，發現他們的棉被折疊得整整齊齊的，地也打掃得清清潔潔的，尿壺都洗得乾乾淨淨的。高興得大聲嚷嚷：「好喇！是那個乖孫子幫我們整理乾淨了！好乖的乖孫子啊！」隔天工人照常上工去了，其中有一個工人忘了東西，回來拿工具，忽然看見大師在幫他們折棉被、掃地、倒尿壺、刷洗廁所。嚇得不敢出聲，靜靜的拿了工具，偷偷的溜到工地，告訴工人們說：「不得了了，我們房間是大師幫我們整理的，有誰敢說一句乖孫子，就墮十八層地獄。」是日工人回來後，一反常態的非常守規矩。隔天晨鐘響時，個個趕快起床，將棉被疊好，尿壺也洗乾淨，地也掃了，才去上工。從此一直到完工，寮房都乾乾淨淨的，工人也不隨便造業，都非常善守道場規矩。

不用一句話，就讓頑石點頭，這就是大眾景仰尊敬的大師——弘一大師。

還有貫老與傳海法師告訴我一件鮮為人知的事。他們的師父廣空老和尚，特建一座意空樓，恭請大師安住。有一天，隔村的一個很頑劣的放牛孩子，見屋內只有大師一人，就在半夜裏，丟一顆大鞭炮進牆內，轟然一聲巨響，震盪在這寧靜的空屋裏。但大師靜靜的。第



《護生畫集》豐子愷繪、弘一大師書

二天大師即離開他往，絕口不提昨夜事。傳海法師說：「細細想來，大師不提野孩子事，真是大慈悲。以當時的社會背景，若得罪權貴，不僅家產散盡，連生命都難保，何況一個在眾人眼中命不值錢的貧賤野孩子，敢對全國上下景仰的大師這麼不敬。若被人知道了，後果可想而知。而大師為保護這孩子，絕口不提，安忍的靜靜離開，也不再住下，怕這孩子又要造業。」此事若非貫老兩人說出，絕無第三人知。大師真是太慈悲、太偉大了。

有一次，大眾跟隨大師出門，天氣正熱，眾人都很口渴。大師走向挑擔的小販，向他買橘柑。在一簍橘柑中，大

師所拿的都是又小又醜的。貫老向大師說：「您不會選橘柑，這幾個才好，因它比較大、比較甜，而價錢是同樣的。」大師微微一笑，回答說：「背負肩挑，莫貪便宜。又大又甜的，別人比較喜歡，他也比較好賣。因為挑擔很辛苦，賺不了多少錢，況且還要養家糊口呢！」

當時小販聽到了，感動得掉下眼淚，隨即跪下，不要收大師的錢。並說：「別人在我的簍籃裏，都挑最大最甜的，還嫌東嫌西的，又殺價殺到我血本無歸。像大師這樣把好的給別人，自己撿壞的，還對我們這種低下階級的貧苦人家，這麼體諒這麼寬厚，我賣了三十



《護生畫集》豐子愷繪、弘一大師書

多年的橘柑，從沒有遇到過，我太感動了。您是菩薩下凡的聖人，太慈悲了。」大師還是叫他收下，並開導他說：得人身不易，聞佛法更難，今日能逢三寶，是宿世善根，回去帶家人共同學佛。

大師是這麼慈悲的教化眾生，好事給別人，壞事向自己，這才是真正的代眾生受一切苦。在他的言談舉止中，沒有半點造作，菩提心自然而然的流露。大師的高風亮節，他的慈悲眾生，永為人天師表，萬世留念。

難怪閩南所有的出家眾，不論是耆宿或是新學，都對大師非常的恭敬與景

仰。在我接觸過的長老之中，無論是旅居新加坡的宏船長老、常凱長老、廣洽長老、廣義長老、廣餘長老、開蓮姑……等，還是旅居菲律賓的佛教開山性願老和尚、瑞今長老、妙欽長老、傳海法師……等，幾乎所有閩南一帶曾經親近過大師的出家眾，無一不對之畏愛兼抱。

大師之應世是眾生福報，吾雖生也晚，但仍馨香一片，私事師之。

大師之德，仰之彌高；願眾生得離苦，正法常住世。

（轉載自《如月清涼被眾物——弘一大師一三〇歲誕辰紀念文集》）